

陳樂民 著

FIFTEEN LESS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歐洲文明十五講

(修訂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前言	I
第一講 開場白	1
第二講 希臘——歐洲的「精神家園」	23
三次戰爭	31
四次改革	34
第三講 羅馬興衰一千年	47
第四講 從羅馬帝國到封建時期	75
第五講 中世紀在歐洲歷史上的地位	99
第六講 走向近代——文藝復興	117
第七講 走向近代——宗教改革	141
第八講 話說「啟蒙」	161
第九講 英、法革命	193
第十講 歐洲文明的輻射	225

第十一講	20 世紀的歐洲(一)	249
第十二講	20 世紀的歐洲(二)	263
第十三講	歐洲文明與世界歷史	283
	我腦子裡的兩條線	285
	「歐洲精神」點出了「世界歷史」的走向	290
第十四講	歐洲文明與中國文化的「自主性」	299
第十五講	結束語	321

前言

2002年9月28日至12月21日，我應約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三年級本科生開了一門《歐洲文明史論》的課。北京大學出版社希望把我的「講稿」輯印成書。這就是這本書的來由。

現在關於歐洲文明的書已不少見，我本人在近二十年內就寫了《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歐洲文明擴張史》以及最近出版的《歐洲文明的進程》。

據悉，不少學生在學習世界歷史和國際關係史時曾看過。既然都讀過世界通史一類的課程，我這門課的重點便不在於講知識性的東西，對許多問題以及涉及的歷史大事都不必從ABC講起。而且這個學期只有三個月，一個短學期的課程，我必須有所取捨和剪裁。而既是「史論」，便主要是講我的理解和體會；試圖通過講我的理解和體會來幫助學生加深對歐洲文明的了解，消化他們學到的東西，開拓思路，活躍思維，並且引導他們進一步讀書。

我沒有寫出講稿，只依習慣憑幾條簡要的提綱就上講台了。因此「即興發揮」較多，也就完全「口語化」了。我是一個隨時有些想法的人，每節課都有相當多的沒有寫進書裡的新體會。口講比手寫總要比較透徹些，活潑些。幾乎每堂課我都特意留出相當的時間給學生提問題，與學生的問答附在每課的講稿後面。學生們的提問，對我也有啟

發；有些問題是我沒有想到的，此之所謂「教學相長」。這些學生大多二十歲出頭，聽講很專注，提問很踴躍，他們有很強的求知慾，很可愛。通過他們，也使我領會到一些北大的求知風氣和學生的氣質。我是上個世紀 50 年代初的北大畢業生，看到年齡相差半個多世紀的「小同學」朝氣蓬勃，心裡感到很欣慰。

現在輯印成書的就是學生們分工根據講課錄音筆錄下來的記錄稿。為了盡量保持課堂上的氣氛，除了不少錯錄、贅語和錯訛字，我沒有作太多的改動。

學生們的熱情使我感動。最後一堂課講完，在學生當中舉起了好幾架照相機，他們分批與我合影，要我在他們的筆記本上寫一句話，簽個名。我在他們的簇擁下走到前廳時，忽然先後兩位學生在我面前深深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



最後一講結束後，作者與部分同學合影。

我看了選送給我的十篇作為期末考試的作業論文（我年老多病，不可能看所有的論文）。我仔細地看了每一篇，寫了評語。總的印象是「孺子可教」「後生可畏」。半個世紀前我在這個年齡是寫不出來的；當然時代不同了，他們理應比我們享有廣闊得多的天地。此後不久，我給北大國際關係學院袁明教授寫信，告訴她我的一點體會：高等學府固然應是「研究型」的學術殿堂，但同時更應以同樣的精力甚至更多的精力放在「本科生」的培養上。

最後，我要感謝國際關係學院給我配備的兩位青年助教任羽中和陳斌，他們幫助我處理了不少有關的問題。

陳樂民

2003年7月下旬盛暑

第一講

開場白

第一講開場為甚麼要講一講歐洲文明的史論呢？我有幾個感想。一個自然是因為我自己是研究歐洲問題的。我研究歐洲問題，差不多一輩子、大半輩子了。我們經常形容我們的文化是博大精深，那麼歐洲也是博大精深的。我感到不了解歐洲，很難說你了解了世界；而假如你不了解美國的話，也還是能夠了解世界的。你們不要把美國看得那麼大，那麼強，它的源頭在歐洲。你要不了解歐洲，至少這個世界的一半，你就了解不了。所以我認為，歐洲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它更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它不僅僅是 *geographical Europe*，還是 *cultural Europe*。僅僅把歐羅巴理解為一個地理的概念，說明你還了解得不夠深，不夠透。這是第一點，對於研究世界，對於研究國際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點，我覺得現在研究國際關係問題的人把絕大部分精力，一股腦兒地投入到美國問題上；而且研究美國的時候，絕大部分又只對中美關係有興趣。我覺得這是很淺層次的學習。

我也做過一陣歐洲研究所的領導，一直都提倡國際關係學者要研究歐洲。並不是因為我是研究歐洲的，所以歐洲問題就多麼了不起，大家都要研究歐洲。原因還在那個 *cultural Europe*。你不了解這個東西，你就沒法了解歐洲文明乃至西洋文明是甚麼。你所看到的就是麥當勞，就是現在這些個通俗文化。通俗文化當然要了解，但是人類文化的根基不在通俗文化。

歐洲現在好像又熱起來了。為甚麼呢，現在大家都知道有個歐洲聯盟（歐盟）。歐盟和中國的關係正在發展，又有個《歐洲聯盟和中國高等教育合作協定》，於是大家對歐盟有興趣了。興趣在哪裡呢？興趣在人家可以拿出錢來，中國可以派人出國。再有一種對歐洲有興趣的是甚麼呢？街上到處看得見的，「歐陸風情」「意大利傢具」、法蘭西的

fashion……可是這叫了解歐洲嗎？

第三點，我研究歐洲，實際上心裡想的是中國。80年代中期以後，我不斷思考著一個問題——現在也還在思考這個問題，就是「歐洲何以為歐洲，中國何以為中國」。我給自己提出了這個終生研究的問題——當然反正我也沒有多長時間了。上個世紀的30年代，賀麟教授提出應該全面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中國的歷史和學問，應該全面系統地研究西方的學問——就是兩個「全面系統」。我現在把這兩句話點出來的目的是甚麼？對我來講，我把它看成一個使命。中國發展到現在，終於從低谷爬起來了，但是為甚麼中國那麼長時期被動？黑格爾把中國和印度劃在了世界歷史之外，就是把中國和印度看做了世界歷史發展規律之外的國家，是「另類」。當然，這是十分的「歐洲中心主義」，黑格爾還是十分的「日耳曼中心主義」。但是，客觀地說，中國進入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才一百多年，為甚麼這麼滯後？把賬全部算在孔老夫子身上？我看也不公道，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是向誰追問責任的問題，甚至不是一個褒貶是非的問題，而是把客觀事實弄清楚的問題。有個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最近故去了，八十多歲。他有個觀點，我比較贊成——「歷史的長期合理性」，就是說歷史是不能責怪的。有相當長時期的合理因素在裡面，中國的歷史發展下來，沒辦法，也不可能在中間再插上一個文藝復興、工業革命。這不是怪罪誰的問題。中國歷史的軌跡就是這麼下來的。而西方的歷史則不是這樣的，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研究歷史的合理性，我想，作為一個學者，一個學生，一個老師，心境就比較平和，能把是非之心、功利之心，稍微淡化一點。研究研究事實，研究一點客觀的東西。這個事實和客觀，就包括歷史，包括現在。我本人在研究歐洲問題的時候，不是就歐洲而歐洲，也不是把歐

洲的一個特定的時期和中國的某一個特定的時期做一個簡單的機械的比較。我在研究歐洲的時候，心裡面老放著一個中國。有個青年朋友在看我的《歐洲文明擴張史》以後，寫了一篇短文章，說陳老師有「歐洲情結」。我說這話說對了一半，我是有「歐洲情結」，如果沒有「歐洲情結」，我就鑽不下去。做學問，包括你們本科生的學習，沒有一種「情結」，是不行的。總之要有「情結」，要有興趣的昇華，甚至昇華到帶有感情色彩了，你才能學得下去。讀書不單單是一個實用的問題。要說實用，甚麼都比不上 TOFEL 實用。對不對？我不光有「歐洲情結」，但是還有更深的一個「情結」，就是我的「中國情結」。當然我們這課，不講我的「中國情結」，也許會說一點，但是不會講很多。主要是講文明的歐洲，文化的歐洲。以上這些就是我這個課的開場白。

我寫過兩本書，一個是《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這本書已經賣完了。我現在拿出來看，臉會紅的；後來寫了《歐洲文明擴張史》。我每寫一本書之後，必會遺憾一次。我不大像很多很自信的學者，我每寫一本都感覺到缺憾。最近有希望把《歐洲文明擴張史》再版，就趁這個機會再修改一次。修改完了以後，稿子剛剛交出，我又遺憾起來，覺得有些甚麼東西沒有寫進去，腦子裡面活動的東西，沒寫進去，老是這樣。

做學問這個事情，有兩點很重要——現在我姑且把大家都算做做學問的人——不過你們將來幹嗎我也不知道，反正先談點個人的體會。

第一，要懷疑。沒有懷疑，就沒有知識，大家都知道，笛卡兒的這句話：「我思，故我在。」但常常忘了他說「我思，故我在」之前的論證。前面的論證，如果我要給他概括的話，可以是五個字：「我疑，故我思」——我有懷疑，所以我思想；因為我有思想，所以我存在。他這個存在主要是本體論的存在，並不是說我本人。這也許是帶有神學、半神學色彩的。假如把這兩句話連在一起，確實構成了知識論的完整

的東西：「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就是說，一個人，要有懷疑，才有知識。

第二點，要經常感到缺憾，經常感到自己缺點甚麼東西，知識才能見長。前兩天我看電視台採訪費孝通先生的節目，他已經九十多歲了。他說了句話讓我很感動。他說他現在還在學習。生命是有限的，知識是無窮的。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有這麼強烈的青春氣派，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是一個病人，但是我想我也可以繼續學習。

西方人就是這樣，不斷提出問題，不斷假設問題；解決一個問題，提出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再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不是這樣。中國解決了一個問題，敲鑼打鼓好幾年。所以希望諸位都趁著年輕，像海綿一樣，拼命吸收知識。

我這門《歐洲文明史論》課不會講得很詳細，不會向你們提供教科書式的歐洲文明發展史。有很多具體的東西，需要你們自己或者去查，或者我假設你們已經都知道的。過去你們大概都讀過《中國通史》、《世界通史》之類。我在講歐洲文明的時候，就假設你們都已經讀過這些書了。所以你們不要期望從我講的課裡面，得到某一件事的具體情節和它的發展。比如你要問我甚麼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甚麼是巴士底獄，在我的課裡不具體講這個。我講甚麼呢，我講的就是西方的文明，歐洲的文明，希臘的文明，從古到今，它是怎麼發展過來的。我要講清楚這個線索。

我粗粗地給大家開了張書單，這門課要讀的大體上就是這張單子（指授課提綱）上的東西。當然也不是要求非讀不可，但盡量爭取都翻一翻。

1. Donald Kagan, Skven Ogment, Franlo.M.Turmen: *The Western Heritage*.

這是很厚的兩本書，西方的歷史學系裡拿它作為教材。不一定從頭看到尾，有甚麼具體的問題，要知道它的來龍去脈，可以查一查。

2.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黑格爾 (Hegel) 寫的歷史哲學，非常難讀，我不要求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讀，但是緒論要讀，很長一篇的 introduction，相當於一本專著那樣厚，主要講黑格爾對歷史的看法。這本書 1956 年有人翻成中文，譯者是王造時教授。但是依我看，與其看王造時先生的中譯本，不如直接去看英文的譯本，當然直接讀德文更好。那中文實在是難讀。

3. 陳衡哲：《西洋史》，遼寧教育出版社。

這本書我建議你們好好看。我說句大話，到現在為止，中國人寫的《西洋史》當中，我還沒有見到比這本書寫得更好的。陳衡哲是誰呢，是五四前後的新文化女戰士，文學、歷史、哲學兼通。總之這本書寫得非常好，文筆非常流利、細膩。

4. 德尼菲·加亞爾等：《歐洲史》，海南出版社。

這是幾個法國人寫的大學教科書。翻譯者是蔡鴻濱和桂裕芳，北大法語系的老教授。這本《歐洲史》的特點是甚麼呢？你要查年代，特別方便，每一章都有一個年代表，可以幫助你們了解歷史。剛才不是講我們這個課不講那麼多細節麼，不會講這個年，那個年，我腦子也沒有那麼靈活，常常會忘。所以你們自己查書。

5. 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綱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我認為，這本書是研究西方文化必備的工具書。雷海宗先生是何許人呢？你們可能都沒有人知道了。他是過去的清華大學教授，早年留學美國，回來以後在武漢大學教書，再後來又到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書。我在清華大學的時候，人們說他講課「其聲如雷，其學如海，史學之宗」，他就是這麼一位大學問家。雷先生在 1952 年院系調整的時候，

本來應該調到北大歷史系。不知道是何緣故，所有的清華大學文科的名牌教授都調到北大來了，少數的調到社科院去了，獨獨雷海宗先生調到南開大學。南開大學得人啊，因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最有它的特色。得一位老師，與一個學科。當然後來雷海宗先生也免不了和其他的教授一樣戴上了「右派」帽子。

這本書是他 1937 年在武漢大學講課的綱要。現在，他的學生在南開整理出來發表了。我看了之後，實在是佩服。綱要中都是一些大題目，小題目，但是你看那些大題目、小題目的安排，你可以感覺到思想的開放和鑽研的深度。

6. 陳樂民：《歐洲文明擴張史》。

這本書供批判用，大家看看就是了。我現在講的和這個擴張史有很大的不同了。幾次寫書，幾次缺憾，大概我要把缺憾的東西融進講課當中。

7. David S.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這本書是新書，不知道北大有沒有？（一同學接話：已經有中文譯本）。你們能看英文就看英文。你們讀英文原書，既學英文，又學知識，何樂而不為呢？當然黑格爾的除外，翻成甚麼文都難看。

以上這幾本書，大家看看有好處。還有其他一些史學巨著，我就不一一介紹了。比如布羅代爾的書，應該看看。湯恩比的《歷史研究》，大家有時間翻翻可以，不必認真去看，他那書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你看不出個眉目。再如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名氣很大，裡頭的東西實際上沒法看，說的是西方的「沒落」，實際上是「西方中心主義」。當然，湯恩比也是，說的是西方中心。這些書，大家常常翻翻也好。當然需要看的書不止這些，我在講課時會隨時提出來。

我還希望我們之間是平等的。我想向系裡建議，交上來作為作業的文章，如果完全同意我的觀點的，照抄的，低分；完全反對我的意見的，如果你說得有道理的，可以，看你道理說到甚麼程度，你完全不著邊際的，低分，你總得有個規矩嘛。我也不是老師，我沒有當過這樣的老師。我當老師的話，最多就是和兩三個人在家裡坐著神聊。正兒八經坐在講台上也有，那是講座，不叫上課。講一通，也可以說甚至是不負責任的講一通，你愛聽不聽。現在這個課和講座是不一樣的。

接下來進入正題，我先講一講歐洲文明的起源。歐洲文明的源頭——大家公認的，我的書裡面也是這樣寫的——是「兩希文明」，就是希伯來和希臘。然後呢，就是羅馬，再加上基督教文明，這就是歐洲文明的源頭。一般都是這樣講。今天我還想補充一下，這個源頭其實還不是原初的源頭，這個源頭的源頭，還要遠一點。

希伯來是非常重要的，了解希伯來文明是了解希臘文明的一把鑰匙。希臘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現在希臘本土這一塊加上周圍的一些小島。但是古代的希臘也不限於此，現在講希臘文化也不是單指它的本土。這就是為甚麼剛才我講 *geographical Europe* 和 *cultural Europe* 的區別。歐洲的文化不限於它的地理位置。歐洲地理的四圍和它文化的四圍是不完全重合的。問題就在於希伯來，也在於希臘周圍的地理環境。那麼這就不能不推到遠古的時候了，甚至會有些神話的色彩。比如希臘就會有《荷馬史詩》——有人提出說《荷馬史詩》是後來作的，不過現在還沒有得到確證。一般來講，我們還是相信它的真實性的。哪怕沒有荷馬這個人，在那個時代也有這樣的著作，有這麼一部史詩。它反映的是遠古時代的各種部落各種邦國之間的戰爭，而在描寫這些戰爭的過程當中也就介紹了這些地方的風俗習慣、人情、宗教、哲學、神學等各方面的情況。這是很遠古的事情。

「源頭的源頭」究竟在甚麼地方呢？這個源頭恰恰就在現在鬧得不可開交的伊拉克及其附近的地方。大家在讀古代史的時候都知道兩河流域——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這兩條河是貫穿著伊拉克的，下面一直流到敘利亞。在那個時候，這兩條河之間和它們周圍，是一個土地肥沃的地方。從伊拉克——那個時候的巴比倫兩河流域向西一直到尼羅河流域的古代埃及——這個地方的南邊是一片大沙漠——這塊地方像一個半月一樣，中國人翻譯成新月灣，英國人叫做 *fertile crescent*，土地非常肥沃。這個地方在上古的時候文化比較發達，原始的商業活動已經出現。所以兩河流域或者叫做新月灣的這個地方，是一個最古老的文化發源地，就像我們的長江、黃河、珠江三角洲一樣。那時，在希臘的本土，事實上和兩河流域已經發生了一些關係。當時兩河流域到尼羅河流域的地方，幾何學、天文學、醫學就比別的地區要發達了，當然還有詩歌、音樂這些東西。現在我們雖然回不到古代去了，但是到了那個地方——我在埃及住過兩年——確實是感覺有非常神秘的色彩。你一看就能感覺它的遠古必然會有很豐厚的文化積澱，只是後來沒落了而已。歷史就是這個樣子，特別是在遠古，在很長時期的過程中，有些文化泯滅了，其實要是把它恢復再現的話，那是相當輝煌的。你們看希羅多德 (Herodotus) 的《歷史》，這本書我沒有寫到參考書目裡面，但是你們要看一看。為甚麼呢？他就把兩河流域這一塊地方，特別是波斯、埃及等地方的文化狀況，遠古時期 (公元前 6 世紀以前) 的狀況做了描述。那些描述是很迷人的，我想它也不是虛假的。因為希羅多德生在公元前 5 世紀，他即使是聽傳說也是有價值的，何況他是根據我們已經讀不懂的古代文字的記載中得來的。因此希羅多德在西方被稱為「史學之父」，西方人就像我們推崇司馬遷那樣推崇他。在希羅多德的書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兩河流域的文化怎麼樣影響希臘。

他講了一個故事，講波斯的國王居魯士（Cyrus）有一次做了一個夢，夢到了一個小伙子，這個小伙子就是後來擊敗他並奪了他的位子的大流士（Darius），很有名的一個波斯的英雄，這個時候大流士才二十歲。居魯士夢見他長了兩隻大翅膀，一隻覆蓋著亞細亞，另一隻覆蓋著歐羅巴——我所見過的「歐羅巴」這個字，除了在希臘神話中有，在正史的文字中我只見到過兩次，一次就是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這雖然是一個夢，但是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波斯——就是現在的伊朗——眼界寬到甚麼程度。當然這個歐羅巴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概念，大概就是波斯西邊的一大塊地方，但是居魯士和大流士想要征服世界的話，這是在他的征服範圍之內的。那個時候波斯國力昌盛，像黑格爾的書中就寫到，內部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裕，對外則是推行帝國主義政策，文化也是相當發達了，波斯的文化通過兩河流域，通過埃及流入希臘。這是希臘文化的一個來源。當然反方向的也有啊，當時希臘的神學，還有廟宇建築、音樂這些東西也流向兩河流域的國家。

還有一個來源，就是希臘文化的近代來源——愛琴文明。愛琴文明發現得比較晚，也就是一百多年以前，才有考古學家在愛琴海附近發現了克里特島（Crete），對這個島進行考古挖掘以後，結果發現了非常奇妙的宮殿建築遺址，甚至有各種各樣的「衛生設備」，但是那些「衛生設備」究竟是甚麼樣的我就知道了，不過可以相信，當時的文明相當發達相當繁榮。這個克里特島實際上成了兩河流域和希臘本土之間的一個跳板。所以這樣看起來，希臘文化有它本土的東西，更多的成份是從兩河流域取得的。在幾年以前，《讀書》雜誌上曾經有人寫了一篇文章，說歐洲文明的發源地在非洲。這話不能說是錯的，埃及不是就在非洲嗎？但是埃及在遠古的時候是屬於亞細亞地區的，屬於西亞的。那篇文章沒有說錯，但是沒有說細沒有說透，說透了呢應該是兩河流域，

是巴比倫文化、腓尼基文化（腓尼基就相當於現在的黎巴嫩）。腓尼基文化對希臘的影響主要是文字方面。腓尼基的文字是只有子音沒有母音的，到了希臘以後，希臘加上了幾個母音，變成了可以發音的東西，這是希臘語的始祖，恐怕也應該是歐洲語言的始祖。

因此可以說，歐洲文明的源頭是希臘，希臘文明的源頭是同兩河流域的交流。不是說從兩河流域的文化發展出了一個希臘文化，而是說希臘文化受到了兩河流域文化的影響。因為當時的兩河流域的文明程度高於希臘，這樣在以後才有了希臘的古代歷史。亞歷山大東征過程中在東方搞「希臘化」，希臘文化與希伯來文化相互交流；《舊約》譯成希臘語是其中一個意義深遠的事例。

黑格爾經常說只要一提到希臘，就有一種「家園之感」。那麼大的歐洲把那麼小的希臘當作自己的家園，這話不是偶然的。但是我們了解的這個「歐洲的家園」，它還有它的根，它還有它的源，就像我們中國追求我們自己的古代歷史一樣。

講這樣一段話沒有別的意思，只是說歐洲文明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階段的。現在的歐洲文明和古代的歐洲文明已經有很大的不一樣了，我們常說現在歐洲文明的核心——我自己就經常這樣說——是科學和民主，但這是一個非常粗糙籠統的說法。科學和民主在希臘時代就有嗎？當然，希臘時代有過一段時間的民主，有過一些科學的思路。我們要是了解這些東西的話，就不容易了解歐洲怎麼就這樣慢慢地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發展下來的。我這個課的目的呢，說來說去不過就是要把這條線理出來。從古代的希臘（包括它的源頭）理下來，歐洲文明是有這麼一條線的。

所以在講這個課的時候，除了剛才我說的那些書之外，還希望同學們廣泛地閱讀。廣泛閱讀對於你們國際關係學科可能看起來比較遙遠，

但是在文化的修養和歷史文化的積澱上會給你們很大的好處。比如說古代希臘，我們比較熟悉的就是三個大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幾個歷史學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Thucydides）；政治上有王政時代，有伯里克利（Pericles）的民主時代，有梭倫（Solon）這樣的大改革家——我們都可以大體上知道這些。但是我們把這些東西理下來看看，腦子會清楚得多。最近我在看一本柏拉圖的對話錄，其實是追記一些人同蘇格拉底的對話——蘇格拉底本人是沒有出書的。我認為講得非常生動，他講的是古希臘時候的事情，已經涉及到了同西亞的關係，同亞細亞的關係。而且涉及了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人，他的老祖父是梭倫時代的公民，聽梭倫本人講當時的地理歷史情況，記敘得非常生動，如在目前。他講到——我還想再查查根兒——從大西洋來了一群不知道甚麼底細的人，攻佔了歐羅巴。這是在古典的歐洲文字當中第二次看到「歐羅巴」。這些人攻佔了歐羅巴，一直打到了意大利（意大利這個名字沒有出現，出現了一個甚麼名字我忘記了，就是那個時候有了這麼一個地理的概念）。所以可見古代希臘周圍的地理、歷史、文化條件構成了它的文明的淵源。

咱們還是厚今薄古吧，古代的東西我就講這麼一點，但是我很有興趣，我也希望同學當中有人對這個有興趣——只要不妨礙你們拿學分，多看一看有好處。所謂學問並不自今日始。我看希羅多德的《歷史》，有時看得是很激動的。希羅多德寫的歷史兩大部分，前一部分就是寫埃及是怎麼樣的，波斯是怎麼樣的；第二部分才是講希波（希臘跟波斯）戰爭。他的描述生動細膩，反映出公元前四五百年那個時候已經有發達的文化了。看看這本《歷史》，我個人的感受就是感覺到自己還相當的無知。當然他描述的文明有些後來沒落了，比如說西亞的文化，波斯後來也沒落了，兩河流域也沒落了。巴比倫曾經的輝煌，我看就像

現在的紐約一樣，一定是這樣。所謂「空中花園」，曾經是世界七大奇跡之一。我在這裡說這麼多，不是發懷古之幽情，而是說希臘文化的源頭是很豐富的，有很深的含義。

這個課呢，今天開頭我就講這些，下次就開始講希臘，開始講希臘文明本身和羅馬文明。關於羅馬文明，希望你們看一看《羅馬興亡史》、《羅馬帝國史》一類的書，還有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我還想留一點時間徵求一下大家的意見，今天我這樣講你們能不能聽清楚，以及對我今天講的有甚麼問題或是建議，以後講的時候需要我注意甚麼問題，拿出一點時間來討論討論。我們平等對話。

課堂提問與解答

1. 問：您提的歐洲文明的核心就是民主和科學，但是它到底能不能概括歐洲文明？

答：我是贊同這樣的概括的，這樣的概括當然是非常大而化之的，但是把歐洲文明，特別是放到現代，濃縮而又濃縮，就是科學和民主。至於為甚麼能夠這樣來概括，我想我講完這門課以後你能夠理解我的看法。

2. 問：您說歐洲的文明是起源於北非和西亞的，那麼亞洲文明、非洲文明和歐洲文明之間是不是有些普世的東西？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呢？

答：我覺得普世的東西，作為一種倫理的觀點來講，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會有這種因素。就比如說應該多做好事不做壞事，在天下任何的倫理當中都有這樣的東西，非洲文明有，伊斯蘭文明有，佛教也有，但是它在表述出來的時候就不太一樣，這個東西在倫理的層面上是這

樣的。你比如說馮友蘭先生吧，他有一個很有名的論點——但在 50 年代很受批判的，就是「道德抽象繼承法」，他說不要把孔子都否定掉，因為有些東西呢，作為道德的觀念是可以抽象地繼承的。這在世界別的地方也是一樣的啊。

3. 問：您的意思就是說他們的精神和內容是一樣的，但是它們在形式上是不一樣的，是這樣的嗎？

答：精神上也不一樣，我現在講的是道德層面上的。再深入一點，比如說涉及到政治文化——那我在以後的課還要講的——這方面就大不相同。政治文化，從歐洲講，有王政時期，甚至有暴君時期，但是也有議會時期，它的議會時期開始得非常之早。它的幾次革命，從荷蘭、英國、法國革命，再加上美國革命的反饋，等等，形成了歐洲人對民主的信仰。中國人就沒有。

我經常有這樣一個想法，這個想法在我的文章裡寫了一些。啟蒙運動中的啟蒙思想，咱們向來是說以 18 世紀的法國為代表，就如大家都知道的孟德斯鳩、伏爾泰這些人，但是再往深裡想的話，實際上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的思想主要是從英國來的，不是理性到經驗，而是經驗到理性，經驗的東西首先在英國，是盎格魯—撒克遜的東西。我想我以後要講到這些問題的。

4. 問：我對您研究歐洲文明的方法挺好奇的，就是除了閱讀書籍和歷史文獻之外，您說您曾經到過埃及，感覺那裡很神秘。不知道您研究的時候在靠人文的感覺，還是把它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

答：這有一個過程。在大學裡我是學西方語言的，畢業之後就分

配到外事機關了，去搞民間外交，這樣一直搞了幾十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那麼在這幾十年的外交實踐工作當中我經常到歐洲去，有時候也長住歐洲，而且非洲的一些地方也去過，拉丁美洲也去過。我當時是很懵懂，很無知的，反正任務來了就去。但是，這樣東看看西看看也自然而然地在腦子裡形成了一定的看法，形成了一些感覺，總覺得歐洲這塊地方很神奇。我到歐洲的時候歐洲還是挺亂的，50年代初，還有戰爭的痕跡，左派右派鬥爭得非常激烈，法國共產黨啊，意大利共產黨啊，這個時候都是很強的，議會一開會，差一點就能執政了。當時歐洲社會也是很動盪的，物質不是那麼豐富，但是呢，到了那個地方，我有一個感覺，就覺得這個地方的文化，是挽救這個地方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我當時有這樣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文革」以後我做研究工作了，做研究的開始就是研究國際問題，因為在國外呆過，所以也就研究國際問題了。研究國際問題，無非就是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就是研究一些很現實的問題，今天哪個國家跟哪個國家矛盾了，張三說了一句話李四怎麼批駁了，為甚麼這樣批駁啊，都是這樣的事情，寫一點這樣的材料，而且都是往上報的內部材料，寫著寫著，我覺得不太滿足，我總想把我感覺到的歐洲的文化底蘊和它的發展寫出來。正如我的一個朋友說的，歐洲研究啊，用北京話來說，是「有嚼頭」，那是咀嚼，不像吃麥當勞。

於是我就要跳出研究政策性問題的這個圈圈，進入歐洲文明這方面的研究，進去之後我發現那是相當大的一片海洋。其實歐洲的文明，不可能通過一個學期的講課就能講清楚，我覺得她的博大精深真是難以言說的。我要講的僅僅是從文明史的角度，而且又比較偏重於政治文化，即 *political culture*，所以我要涉及到科學、民主和自由這樣的問題。那麼再進一步呢，就是我現在的這個狀態了，我要想一想歐洲何以

為歐洲，中國何以為中國。

我的思想就是這麼來的，並不是一開始我就想到這麼些東西，是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不知道你想要了解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5. 問：就是說除了了解一些史實，研究一些史實，然後思考一些史實，還有沒有一些對事實的調查？

答：有沒有對事實的調查，這個很難講了。我們不是在做歐洲的社會調查，或者說在做美國的社會調查，我們不生活在那個地方，對吧？主要還是靠資料和書籍。書和資料裡面反映的東西，我想大部分還是真實的。你要講「史無信史」，那就把整個歷史否定了，拋掉了，成虛無主義了，不是這樣的。還是要從讀書當中去體會點甚麼東西。在我來看的話，就是從很現實的國際關係，比如說德國跟誰的矛盾了，法國跟誰的矛盾了，英國跟誰的摩擦了，從這些現實的現象當中轉道去讀一些書，去讀一些現實以外的書。我讀的書除去中國的書以外，大多數都是 19 世紀以前的。比如說是哲學的東西或是文學的東西，這樣子呢，它不會讓我直接寫出些甚麼東西來，但是它使我豐富使我充實。比如說，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一篇散文給我的啟發很大，他是 19 世紀初的文學家，一次到了德國的一個溫泉去遊覽，他就發現這裡一個人一個人地看，他可能長得很美，也可能長得很醜陋，可以有這樣的穿著，又可以有那樣的穿著，但是總體地看這個人群，卻可以體會到在俄羅斯所體會不到的文明狀態。由此他感覺到歐洲的文明——當時俄羅斯是剛剛進入和接受歐洲文明——高過，甚至大大地高過俄羅斯的文明。那你說這種感覺怎麼來的，也就是靠讀書之外還有一個觀察，靠一個思考，靠多問點「為甚麼」。

國際關係這門學問既容易又困難，容易到出租車司機也能跟你談

伊拉克是怎麼回事，難的就是你很難把它做到有文化的底蘊。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相加，這個只有靠多讀書了。我現在還在看柏拉圖，有人說你這個老頭子怎麼還有閒心去看這個玩意，但是我看完之後真的覺得開竅不少。比如說過去有一位老先生講，西方的哲學，特別是希臘的哲學的通孔，就是它從甚麼地方進入哲學的，是自然科學。這是牟宗三的話。老實說，我對這個話理解還不是很清楚。

所謂自然科學是哲學的通孔，無非就是（泰勒斯）把原子啊，水啊，火啊，土啊，這個當成元素論的自然科學的東西。但是我看了柏拉圖的書以後，就發現希臘人對自然的考慮，對物質世界的考慮，乃至於對人自身的考慮，確實是埋藏著科學的思維。所以到了亞里士多德的時候，學科分科已經分得那麼細，有了力學、動物學、植物學、政治學、邏輯學等等，這不是偶然的，不是亞里士多德拍拍腦袋就能想出來的。

總之你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也很難回答。我勸你們多讀些書，一方面國際關係的書不能不讀，但國際關係以外的要多讀一些，特別是歷史的。

6. 問：美國文明是否超越了歐洲文明，怎麼超越的？

答：我不太同意用「超越」這個詞，你看到的美國文明的「超越」是從實力上看，你是從他們有多大的力氣上判斷的。而我們研究文明，歐洲文明或者美國文明，不是比誰力氣大，比誰錢更多——你如果這樣比的話，美國當然排第一，但是這個不是文明本身，文明比這個要秀氣得多，要文雅得多。這樣的話美國超過歐洲了嗎？

對美國文明我是這麼認識的。第一，美國繼承了歐洲文明，這是它的運氣，它繼承了盎格魯—撒克遜文化裡比較精華的部分，當時英國搞宗教迫害，英國也沒有現在那麼自由，因此就有一批人跑出來了，是

英格蘭本身的一些優秀分子，坐著「五月花」號船到了美國，他們的腦子裡面是希臘文明傳承下來的歐洲文明，特別是英國的培根、洛克的經驗主義這一派的思想。他們到了美國之後，馬上遇到一個問題，就是他們沒法回去了。那時候的美國不像現在，不是一片花花世界，那個時候是曠野荒郊。他們到了的時候，往回看是大海，往前看是莽莽森林，怎麼辦？於是他們通過了一個共同契約即「五月花號公約」，這個「五月花號公約」了不起，這個契約就是回答「怎麼辦」的。你回去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組成社會。美國現在這樣富強不能忘了老根，老根是靠奮鬥出來的，是苦鬥出來的。

美國的自治力量很強，也是來源於英國。自治的能力（autonomy），即自己組織自己的生活。美國的社區真正是自發的，自己要生存，自己要組織起來，有一些道德規範，清教徒的道德規範，後來這樣慢慢地發展為殖民地了，不僅是盎格魯—撒克遜的人了，法國人來了，德國人來了，特別是德國人，很不簡單。所以到獨立戰爭的時候美國已經相當強大了。現在講殖民地，甚麼叫殖民地？殖民在古代的時候就有，在希臘的時候就有，希臘一批人到了地中海的西岸住下來了，把這個地方劃做殖民地。後來我們國家的殖民地的概念是由於我們這個國家的情況，是基於政治上的理解，也是約定俗成的。把甚麼地方都叫成殖民地，其實它不是殖民地。真正的殖民地，美國算一塊，澳大利亞、新西蘭也算，其他我們講的殖民地只能說它受白種人統治，但是「殖民地」這三個字，「colonization」這個詞，不光是這個意思。

美國還沒獨立之前，哈佛大學在 17 世紀就有了。我今年春天到南京去講學，東南大學一百周年，他們給我看一個小冊子，上面就有美國科學家貝爾的一段講話，東南大學請了他來參加百周年紀念，他太老了，沒有來，就寫了一個祝賀詞，這個祝賀詞裡面當然要祝賀一番了，

但他還說東南大學一百周年，而我們哈佛大學是 1635 年成立的。北美殖民地時就發展了，還沒獨立就發展了的。

再有，美國人最早實現了歐洲人的理想，歐洲人的理想在歐洲沒有能實現，在美國實現了，這就是聯邦制度，總統聯邦制，三權分立。這是 18 和 19 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們想像的，歐洲沒實現，美國實現了。所以 1830 年托克維爾到美國去，當時西歐正在鬧革命，他去美國考察，回來寫了《民主在美國》。他到了美國之後才發現美國的新奇，很新奇的現象，在歐洲是看不到的，當歐洲亂成一團的時候，美國很平靜地建設自己。假如你要講美國超越了歐洲，這就是超越歐洲的地方。然後美國的這些經驗又反饋到了歐洲，在俾斯麥的帝國憲法裡就參考了美國的憲法。

總之你要用「超越」這個字也可以，但是你要指出它的淵源。說到了美國今天的這些作為，那是另外的一說了。比如前幾天就有人給我打電話，說你講科學民主好，美國的科學和民主發展到現在了，它說打誰就打誰，你說科學和民主還好嗎？我說這是兩個範疇的問題，美國現在很霸道，一會打伊拉克，一會打那個，一會打這個，但你就能說科學和民主不好了嗎？這是兩個概念嘛。我最近想到，一種理想，哪怕是非常神聖的理想，如果要把它變成現實的話，逃不脫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一旦介入就必然帶有事功的成份、利益的成份。所以我看天下理念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只要一落實下來，沒有不變味的。你說那怎麼辦，我這個人，我剛才已經說了，是一介書生，我不管你怎麼看，我管我怎麼看。

7. 問：我想問一下你對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看法。

答：地理環境決定論就是講，一切都決定於地理環境，這當然是不

可取的。那就是說你沒有好的地理環境，你就應該心安理得地不發展，不能得出這種結論。

但是我同時覺得地理環境非常重要，希臘為甚麼後來那麼發達，它的地理環境是個相當重要的因素，有人形容希臘就像一把明珠撒在地中海裡，顆顆是明珠，而且它這個地方又得地理環境之便，接近當時比較發達的兩河流域，雖然和波斯打了一仗，但是跟波斯學到了不少的東西。

這個東西你要兩面看，一個方面地理環境非常重要，不能忽視，為甚麼中國的南方比北方發達，這不是沒有地理因素的，你到了上海，到了長江流域一看就清楚了，那跟我們的大西北太不一樣了，這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把它看做是決定性的，歐洲的地理環境就好啊，我覺得最舒服的就是歐洲，不是美國，真舒服，舒服得真是沒事幹。你到了挪威、丹麥這些地方看，覺得他們怎麼不鬧點事啊？怎麼這麼平靜啊？歐洲實在太平靜了，這跟它的地理環境確實有關係，它西北有大西洋，南邊有地中海，北邊有一個波羅的海，一個北海，中國哪有這個環境啊？但是你說這個重要，重要到了沒有這個地理環境就不能發展，是不可能的。英國為甚麼能發展？跟地理有沒有關係？英國的民主最早，為甚麼？這跟地理有關係。英吉利海峽現在看不算甚麼，半個鐘頭就過去了，但那個時候可是一片海洋啊，英國就成為飄搖在大海裡的一條船，它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受大陸的影響比較小。你看西歐大陸的宗教問題很複雜，英國也受到一些傳染，但還是能很快解決。等到伏爾泰到英國的時候，他就非常吃驚，沒想到英國的宗教寬容能到這個程度，他說如果宗教只有兩派，那肯定非你死我活不可，但是英國有三十幾種宗教，還能和睦相處。英國為甚麼能多元化？西歐大陸在王權極盛的時候，英國的貴族已經和皇帝在鬧彆扭了，這才有後來的《大憲章》。現

代民主的根源仍然在《大憲章》裡。羅馬人上去了又被趕出來了，諾曼第人也被趕出來了，從這以後英國人打的仗都不在它的本土之內，跟法國人打的百年戰爭都是在法國人的領土上打的。所以你說地理因素重要不重要？還是相當重要的。但這要辯證地看。不能把它看成一個決定因素，但確實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講

希臘——歐洲的「精神家園」

今天我們主要講希臘。講古希臘文化，需要結合上一次講的。上一次講的是希臘文明的源泉。希臘文明的根基一個是它本土的遠古的傳說、神話；地理和人文方面的希臘和古希臘文明還有一個來源，就是兩河流域。從兩河流域到尼羅河這一帶，給了遠古希臘文明以很大的資源。那個時候也是一個大遷徙時期，人員流動非常頻繁：希臘人向各個地方流動經商，這些地方的人也向希臘流動，進而產生文化上的融合。現在要是看古希臘的藝術雕刻，再看看古埃及的雕刻，有很多是相似的，從中能看出它們之間的淵源，就是這個原因。文字語言也是從兩河流域傳過去的，就是從腓尼基字母過去的，腓尼基大致相當於現在的黎巴嫩，那個地方的字母只有子音字母，被希臘人加上了一些母音，構成了後來的希臘字母，希臘文字實際上也是歐洲文字的祖先。宗教、希伯來語也是從兩河流域一帶過去的，因此古希臘文化有相當深厚的小亞細亞、北非成份，同時希臘也在向這些地方移民經商，這在早期時就叫做希臘殖民化。希臘人陸陸續續地出走，希臘人不可能不出去，因為希臘都是一些小島構成的，它有經商的傳統。希臘有許許多多的城邦，也就是「城市」，當然這些城市跟我們現在的城市是不一樣的，就是這麼小的一塊地方，有它自己的一套管理辦法。

所謂「城邦政治」「城邦民主」，也就是大家共同選舉首席執行官，選舉首長，還有他們的元老院，還有參議會。為甚麼講歐洲的近代民主、近代文化是源於希臘呢，恐怕這是一個原因。希臘當時的地理歷史條件具備了實行「城邦民主」的條件，許多城邦甚至不實行民主也不行。當然，他們這個政治制度的表現是各不一樣的，亞里士多德在寫他的《政治學》的時候，考察了 150 個城邦的政治體制，而後寫成了《政治學》。城邦制度是古希臘的一個特點，城邦的政治、城邦的歷史也就是古希臘的歷史，這是一以貫之的。從一開始也就是說自從有了希臘、

希臘本土的文化以來，也就是說大約從公元前 1000 年以來，就有了城邦的形態，這是希臘文明的一個極大的特點。統治城邦的有時候是僭主，僭主就是自封的主，實行他的個人統治。還有叫做執行官，或者叫做國王的，但是這個頭總是選舉出來的，現在我們叫做是奴隸主選舉出來的。如果我們用階級觀點來講，奴隸制度、地主制度，城邦的頭能不能是奴隸主選舉出來的嗎？他們確確實實只是奴隸主的民主，但它是民主的一個起源。

這裡我希望同學們認真看一本書，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作者是希臘著名的，也可以說是第二著名的歷史學家——第一位是希羅多德——他在這本書裡轉述的公元約前 500—400 年一位執政官——伯里克利的講演詞。他是我們研究希臘時不能不提的一個人，這本書中全文引述了他在第一年的戰爭中，也就是雅典同斯巴達的戰爭中，為了弔唁雅典犧牲的戰士所作的一篇悼詞——這篇悼詞我希望同學們好好看看，有中文本子，而且翻譯得很好——他這篇悼詞就是說和斯巴達會戰的第一年雅典取得了勝利，這場戰爭橫屍遍野，據說死了成千上萬的人，那個時候死成千上萬可不簡單，用的是那樣原始的武器。在這一年年末的時候，照例根據雅典的風俗習慣，要推舉一個人出來向死者作一篇悼詞。這一年舉行了一個「國葬」儀式，因為雅典打敗了比它強悍的斯巴達，一個部落一口大棺材，裡面裝上屍體，一共是四十幾個部落，然後要推舉一個人來做悼詞，大家就推舉伯里克利。這篇悼詞相當長，給我的印象，就好像是現在的國家的總統或者是主席所發表的諮文。他把雅典的「民主制度」「法律」歸納出來，他講到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是從別人那裡模仿出來的，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能供別人仿效，而不是雅典仿效別人。悼詞裡邊還講到了「雅典精神」——「冒險」，我體會這個「冒險」就是「進取」的意思，不達到

目的決不罷休的精神，勇敢的精神、探險的精神、不怕犧牲的精神。他在這篇悼詞裡還提到了「國家榮譽」，當時雅典是希臘各城邦中最大的一個，而且是模範。雅典和斯巴達的聯盟打敗了那麼大的一個波斯，當時的波斯也是了不起啊，是一個霸權國家。雅典和斯巴達暫時聯合起來，打了好幾場戰爭，即希波戰爭，在打敗了波斯的基礎之上，雅典發達了起來。斯巴達因為它的文明比較落後，只知道蠻幹，文化比較落後，沒有民主制度。因此，在伯里克利的這篇悼詞裡面，沒有點名地指出了，雅典是「民主制度」，而另外一個國家，即斯巴達是專制。毛主席有過一句話，「不要言必稱希臘」。毛主席是批評那些復古主義者，可是我們現在在研究歐洲問題，探討歐洲的文明，包括歐洲文明當中民主成份的時候，就不能不提到希臘。黑格爾有一句話，只要我們提到希臘，我們歐洲人就有了一種「家園之感」。怎麼體會他的這句話，伯里克利的這篇悼詞很值得參考，在那個時候，公元前5世紀，能夠說出那樣的，現在看起來那麼具有現實感的話，不能不說是古希臘人的智慧。他在這篇悼詞裡還提到，希臘人是愛美的，但是絕不嬌柔；希臘人是勇敢的，但是絕不蠻幹。真是大氣磅礴、文辭美妙的一篇悼詞。最後他用了很長的篇幅，來慰問死者的父母，死者的家人，向死者致敬，號召雅典人團結起來，進行新的戰鬥。伯里克利執政時期有很多這樣的悼詞，都是比較短的，這篇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西方文論當中的模範，從中可以了解古希臘的精神是甚麼。黑格爾一再強調希臘的精神是自由，是雄偉的、美麗的，這篇東西可以幫助大家理解這句話。當然希臘的文化也不只是伯里克利講的這些，伯里克利對它進行了集中的表述。

對於希臘的古文化約定俗成地可以劃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700年，這段時期希臘開始有了自己的文明，這之前的歷史大體上是以傳說為主，還有就是我之前說的大遷徙時

代，與在兩河流域的希伯來文明的聯繫等。到公元前 1000 年，希臘文明有規模了。這一段時期形成了兩個最大的城邦，一個是雅典，一個是斯巴達。其他還有很多小城邦，我們現在主要看到的是雅典和斯巴達，一個實行民主，一個實行專制。

第二個時期是公元前 700 年到公元前 400 年，這段時期是希臘文明的輝煌時期，希臘文明走向成熟，出了很多像伯里克利這樣傑出的人，哲學家如柏拉圖，這一個時期最重要的是哲學的發展。在伯里克利之後，雅典的文明進一步的發展、繁榮。在思想界裡出現了「詭辯派」，有些老先生不太同意這樣的譯法，因為「詭辯」這個詞給人的印象就是沒理攪三分，所以他們主張把它翻譯成「智術之士」。後人為甚麼把它叫做詭辯派呢？我想這是後人總結的，後人覺得這幫人稱不上是哲學家，他們只滿足於口頭上的舌辯之辭。其實他們也應該算是自然哲學家，希臘文化首先關注的是自然，關注自然是怎樣產生的。遠古哲學家泰勒斯關注世界是如何產生的，就是元素論，也就是由元素產生的。詭辯派也是從這裡出發的，去研究自然，探討自然界的問題。那個時候雅典確實已經到了非常自由的時期，思想是自由的，街談巷議，組織各種討論會，很隨便。逐步地，這些辯者有的就變成了無理攪三分，把真理拋在了一邊，專門為了辯論而辯論，所以後來人們就叫他們詭辯者。在這些「智術之士」裡面，就出現了我們的第一位大哲學家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同智術之士最不同的一點就是他追求真理，不是為辯論而辯論。當然，在第二個時期，雅典所盛行的這種辯論的風氣對於雅典的民主和自由是有很大的推動作用的，正是在這種辯論過程當中產生了哲學。在古希臘，哲學和科學是不分的，哲學就是追求知識、尋求智慧的學問，和科學在當時是不可分的。古希臘出現了各種文學和藝術、詩歌、戲劇，戲劇也是在辯論過程中產生的。你們都知道有幾大喜劇

幾大悲劇，都是這個時期產生的。當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還是在哲學方面。和蘇格拉底同時期的在中國就是孔子。我覺得蘇格拉底和孔子有相通的地方，比如他說你不要把你不知道的東西說成是知道的，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可見這些先哲們在探討一些問題時，是有共同的取向的。甚麼叫正當的辯論，甚麼叫無理攪三分，是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共同的心理的。蘇格拉底沒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留下來的一些話都是他的學生柏拉圖記錄下來的。在第二個時期裡，在哲學界裡有兩大人物——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在這個時期裡，也有很複雜的現象，比如說雅典民主已經在希臘本土成爲一種典範，但是這種民主還是很粗糙的，甚至可以說是很原始的，它是一種「直接民主」。我覺得它是一種沒有經過修飾的民主，帶有相當大的本能性：群眾說了算。五百人的公民大會可以決定蘇格拉底的生死，而不顧他的意見是不是正確的。到這個時候，雅典的民主已經有點異化了。但就是雅典式的民主，希臘式的民主，它給歐洲文明播種了一顆很好的種子，只是它在希臘時期不可能成長成一個非常完美的事物。蘇格拉底的死是一個悲劇，死於雅典的民主，而民主制度是歐洲文明的源泉之一，這是矛盾的，也是辨證的。

現在我們要了解蘇格拉底的思想，只能通過他的學生柏拉圖的記錄。柏拉圖寫了很多的「對話集」，就是以蘇格拉底為主，和他周圍的學生、朋友一起談話，有的是學生提問，蘇格拉底回答，有的是蘇格拉底請一位學生開講。然後他加以可長可短的評論。我在讀這些書的時候確實覺得這體現了一種很自由的氣度，學生要是不同意蘇格拉底的話，就說他不同意，他就講他的道理。柏拉圖有一篇東西叫《蒂麥歐》，說的是有一次蘇格拉底問蒂麥歐正在想甚麼，他說他在想兩件事情，一件是在想「梭倫改革」，梭倫是更早的時候，可以說是希臘文明剛剛

興盛的時候，雅典的一位首席執政官。他說梭倫的改革，他是聽他祖父的一個朋友講的，接著他轉述他祖父的朋友追述梭倫改革的往事。「梭倫改革」實在是了不起，用兩句話來概括就是「對內民主，對外進攻」。用我們自己的話來講，梭倫認為首先應該把我們自己的事情管好，主張解除奴隸的負擔。「梭倫改革」是在公元前 640 年到公元前 558 年^①，內容包括以下這些：發佈了一個「解負令」，消除當時奴隸欠奴隸主的債（非常繁重，還不起，當時已經快要暴動了），當時的奴隸欠奴隸主的錢，在他們家的門口都立一個牌子，寫上欠了多少錢，叫做「記債牌」。梭倫的第一項改革就是將這些「記債牌」拔掉，還有就是禁止人身奴役、買賣奴隸，廢除與土地無關的工商業債務，禁止輸出穀物，等等，這是為了發展本國的農業，同時又搞好外貿。外邦人可以獲得雅典的公民權。我覺得這在那個時候還是相當有眼力的，在希臘真正的希臘人說不上有多少，很多都是外來人口，從小亞細亞來的。再有一條就是奴隸人身安全，殺人要償命，把治安的問題提上日程。再有就是廢除貴族政治上的世襲特權，而代之以按照財產來分配權力。另外就是設立元老院和 400 人議事會，400 人議事會裡提出的東西交給元老院去處理，人們把這兩項叫做「梭倫船上的兩支錨」，從中可以看出後來代議制的一些雛形。最後一條十分重要，首創了「陪審法庭」，邀請有公民資格的人陪審。到公元前 4 世紀左右的這一段時間，政治、法律、文學、藝術都日漸發達，所以說這一時期是希臘古文化最為繁榮的時期。

第三個時期從公元前 400 年到公元紀元，也就是到羅馬佔領希臘，把希臘變為羅馬的一個行省，希臘就等於是亡國一樣。這個時期有兩

① 編按：梭倫（公元前 640 年—公元前 558 年）於公元前 594 年當執行官，同年實行改革。

件大事。一件大事是亞歷山大東征，亞歷山大東征是很了不起的。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是希臘北部的一個比較落後的城邦——馬其頓的國王，人民很強悍，在文化文明方面都遠遠比不上雅典。但是亞歷山大憑藉他的武力，不但把希臘本土征服了，而且還擴張武力，向東向西擴張，東邊打到小亞細亞、波斯，打到現在的北非，往南一直打到印度。我們發現公元前 4 世紀的時候，希臘人已經知道中國人了，但是我們查不到很多的記載，最古老的記載是公元前 4 世紀，在古文獻裡提到了「seres」這個字，這個詞的詞根是「絲」的意思，蠶絲、絲之國，這可能是希臘古文獻裡第一次提到中國。因為他打到印度了，個把人跑到中國是可能的，當然主要是很多稀奇古怪的傳說了，說看到「絲之國」裡面的羊毛是長在樹上的！還有的說「絲之國」的人做買賣非常狡猾。亞歷山大有一個非常高明的老師，他就是亞里士多德。亞歷山大大帝武功最盛的時候，也是他的文治非常發達的時候，他繼承了古希臘的各種制度，特別是亞里士多德在文化教育方面規劃了很多東西。本來希臘的教育是自然而然這樣下來的，到了亞里士多德的那個時候，教育制度就有一點眉目了，把希臘的一種精神繼承下來了。亞里士多德說你或者可以做農夫，或者做官，或者去做買賣，但是教育是最需要看重的。也是在亞里士多德的手裡面，教育的分科逐漸有了眉目，比如說文法課、邏輯課、動物學、數學、幾何學、氣象學等。所以第三個時期的前半部分，公元前三百多年亞歷山大東征這段時期，及其以後的一段還是非常繁榮的，雅典的發展勢頭還是很可觀的。亞歷山大從印度打完仗回來，走到巴比倫突然得病死亡，年僅 33 歲。後來亞里士多德就繼續做他的學問，做他的教育事業去了，成為了一個繼蘇格拉底以來的哲學的集大成者。這個時候希臘的國運已經不太行了，我想這裡有一個原因就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是全境的，不是整個希臘都這樣。

再有就是它的民主制度都是短命的，經常是貴族的民主制度從獨裁專制的國王——也就是僭主輪換，一個時期出來一個僭主，變成一個獨裁政體。這個僭主搞不下去了，群眾造反，貴族又把他推翻，變成一個「民主制度」，它不是一個一貫的東西。早在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羅馬已經起來了，到了公元紀元之前不久，越來越強，後來羅馬帝國吞併了希臘，把希臘變成了一個行省，古希臘的歷史也就結束了。我這樣說是一個非常非常粗線條地講這個古希臘的歷史，現在人們對希臘又開始注意起來了，比如說有寫希臘哲學史的，有寫希臘思想史的，實際上思想史和哲學史也不大分得開。但是現在還沒有人寫一個比較全的、整體的、一看就明白的「希臘史」，因為實在是太難寫了，從甚麼時候開頭很難找到。一想到那個遠古的時候，比如說荷馬史詩，大家都知道，但是是不是真有荷馬這個人呢？還是眾說紛紜的。

前面我主要把古希臘從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6世紀末這一段歷史的輪廓講了一下。下面要講三次戰爭和四次改革（講戰爭並不是要講戰爭的過程，那個可以在書上找到），這幾次戰爭對於古希臘的命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次戰爭

第一次戰爭是希波戰爭，就是希臘—波斯戰爭。希臘—波斯戰爭實際上不是一次，裡邊有好多好多戰役，所以在英文裡邊希波戰爭叫「Persian Wars」。這些戰爭的意義在於雅典聯合了斯巴達，聯合了其他的城邦，把一個非常分散的希臘團結在一起，同一個比希臘要強大得多的波斯進行戰爭，最後把它打敗了。

關於希波戰爭，同學們主要去看希羅多德的《歷史》，這部書非常

好看，翻譯的也很好，上下兩冊。這部書的前一冊就是講波斯的情況，講埃及的情況，講兩河流域的情況，並沒有講到戰爭本身，而是為戰爭作了鋪墊。這本書告訴我們，在那個時候波斯帝國就是當時的超級大國，就是一個霸主。它最厲害的時候東到小亞細亞，西到埃及、意大利沿岸、地中海西岸，而且佔了不少希臘的領土，氣勢洶洶，是一個不可一世的國家。

希臘如果不把波斯打掉的話，希臘就沒有出路，希臘的各個城邦都要受到威脅，所以就發生了希波戰爭。希羅多德這本書可以使我們了解到古希臘文明成形之前，波斯、埃及等國家和地區的情況。

波斯當時的情形是甚麼呢？上一講講過，波斯當時有一個國王叫做居魯士，這個名字在《聖經》的新約裡面都有。他那個時候統治著波斯，成為波斯的一代霸主。他有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他手下一位大將的兒子闖進了他的宮殿，突然發現這個年輕人肩膀上長出來兩個大翅膀，一個覆蓋了亞細亞，一個覆蓋了歐羅巴（這是「歐羅巴」這三個字在史籍裡邊最早出現的紀錄），他當時就感到這個夢不妙，這說明有人要篡奪他的王位，要向他奪取權力了。這個人是誰呢？這個人就是後來非常有名的波斯國王大流士，也就是他後來領導波斯同希臘進行戰爭的。

這次戰爭裡邊有很多故事，比如說馬拉松（現在奧林匹克運動中的馬拉松比賽），就是出在希波戰爭中。馬拉松是一個海灣，距離雅典 40 多公里，在這個地方雅典人和波斯人會戰，戰爭打得很慘。在勝負初決的時候，有一個雅典士兵從馬拉松海灘跑回雅典去報告前方的軍情。他跑得非常快，40 多公里一口氣從馬拉松海灣一直跑到雅典城下，大聲喊：「勝利了！」這馬拉松賽跑就從這兒來的，就是長跑。這次戰爭的情況是非常慘烈的，在馬拉松海灘上堆積起很多雙方的屍體，自然而